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三十一輯

沈雲龍主編

程氏遺稿四種

程嵩齡編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程氏遺稿四種目次

叙

星采吟草

程應軶

浣花軒餘課

程應佐

餘生閣詩鈔

原刻在王豫辟雅集

程張蘭

烟波漁唱詞

原刻在晚江

程絳裘

附一圖片

→新安篁墩程氏祠廟圖

←新安篁墩程氏統宗祠、世忠廟及後山圖

三>程公曠僧暨丁太夫人遺像

四>程公曠僧遺墨

二>秦州程氏世系表

三>程公曠僧遺作

一>家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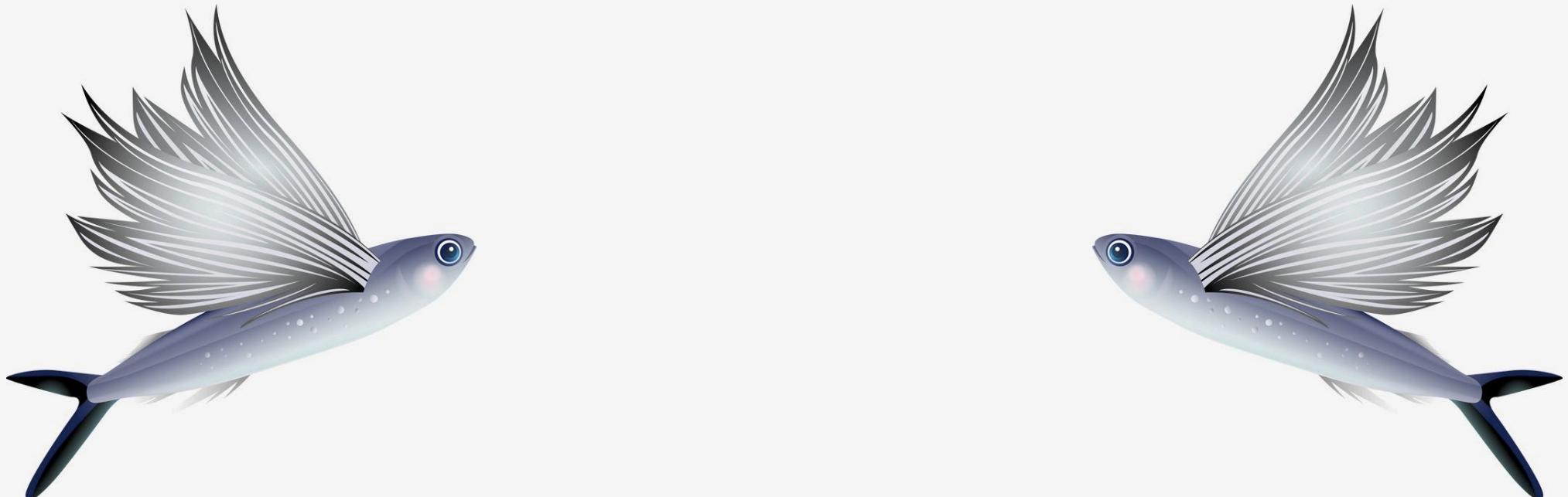
二>雜著

四>程公曠僧暨丁太夫人行狀

五>祭父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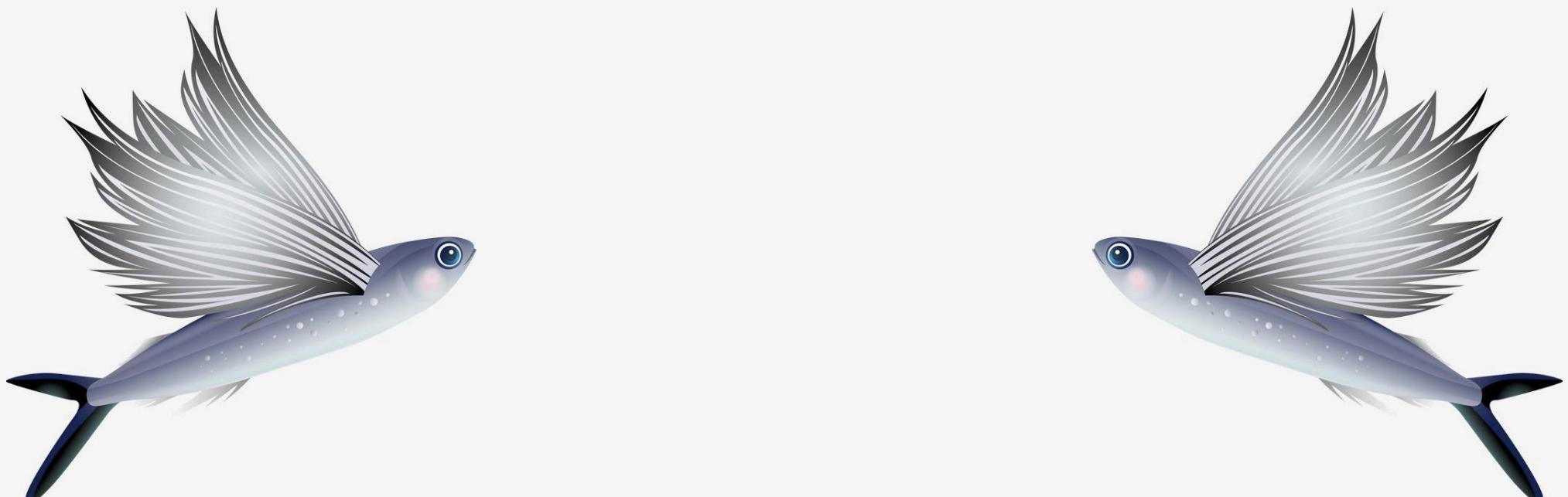
六>重印後記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程氏遺稿四種叙

印成四程詩文集，千兒今眷攜回，計裝四箱，精神金錢，可算極得做事。是時父子、祖孫、兄弟，聚處一堂，閑諱中文兒并樂多購紙，促千承印，因檢高曾遺稿四種，懸平日敬謹繕好，未獲如願付梓者，交千隨身帶去，他日印成，滿載歸來，自是娛親一種辦法。時民國三十七年四月，程嵩齡謹識。

卷之三

三

星采吟草代序程公星泉家傳

公姓程氏，諱應軺，字星采，號星泉。先世居徽之休邑，由溪自五世祖華峰公流寓泰州，祖京兆公始入籍，遂為泰州人。公生而穎悟，六歲時，京兆公官京師，即能作書以寄。京兆公喜以詞書箋賜之，其末云：漫說鴉塗解寫平安兩字書，至今猶藏之。筭中年十五，京兆公告養在籍，凡寄人詩文，以目昏不能自書，多口授公代書，故公之詩古文，皆得其家學。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員，二十八始食餼，學使謝金圃先生欲升公以拔萃科，忽中變，公應南闈，三薦不售，都中人勸改北闈，又屢薦不售，癸卯以習春秋額滿見遺，同遺者

為汪薰亭閣學，後遂訂交，最稱莫逆。戊申主試乃德定圃先生，得公卷，亟賞之，擬入魁選，同佳卷數本置枕席間，填榜時忘取出，榜發始憶及，因命拆彌封，及見公名，謂同事曰：「此吾師之孫也。」吾師固正人，以無心得之，復以無心失之，吾無愧吾師矣。公自知科名無分，遂坐監，適逢臨雍盛典，獻詩冊，得賜有銀絹，期滿候選學博，常次三十六年，未得缺。士林悲之。公性孝友，逮事曾祖母何太夫人，先意承志，得其歡心，何太夫人年九十八，辛卯夏四月無疾而終，京兆公年已七十八，感暑暓廬，盡哀盡禮，遂致疾，漫游不出，公日夕侍湯藥，病少間，祖母何太夫人素多疾，居喪幾不勝，是年秋

繼逝，京兆公以哭母故，加以悼亡，遂成痼疾。將旋，公則奉溺器以待。先是父綠野公頻年上公車，嘗以公既無虧子職，又能代父盡色養，遂得留京師。及聞祖母訃，馳歸後復往，仍落第歸。未幾，遭母喪，公見綠野公以父年高，背而泣血，哀毀過於常人，心竊憂之。甲午春，汪太孺人復病，公侍母疾，積十九晝夜無少懈。汪太孺人卒，公居母喪，一法綠野公，而更有難者。祖固老疾，父有隱憂，重嚴之下，奔走不遑，卒賴公以少安。乙未正月，綠野公復上公車，公以侍京兆公故，不能隨往，卒於清江舅氏家。比訃至，急乘小舟迎，泣血推胸，舟幾溺者再見。大舟即躍上，復墜，幸舟子抱以過船，殆忘其

為水次也。遂迎喪厝僧舍中，雖隔城闈，每早晚必歸視京兆公，復回寺行朝夕奠，既葬乃返京兆。公以病驅得公侍養，猶得延年餘，丁酉秋始捐館，遂以公承重，蓋公之孝，平日盡於三世，而此數年中尤為人所難能云。叔泳恩公於綠野公最友愛，獨理家政，京兆公居官清閑，生故舊知其貧，時相餽遺，叔為人慷慨，虧累甚重，漸不支。嘗語公曰：吾為人負，又何忍負人？汝若何全吾名，乃佐泳恩公百計變產以償，鄉里至今猶稱泳恩公為正人。公固移所以養志者事叔矣。公兄弟三人，仲應鍾，候選縣丞，少公六歲，幼時同被臥，晨興督率同就塾，既長，仲營薄宦，恆十數年不見，一見必絮語。

終日夜問若何居官，若何持家，一如少時。兄弟間可想見友恭焉。
及罷官歸，清白乃其家風。公以仲曾攝亳邑州同篆，遺愛在人，遂
為代謀管此地，鹹務仲已十年不歸。公無日不思，今夏適以他事
返，聚首僅百日耳。季應佐年九歲，即依伯兄以長，嘗為延師，得同
學李南阿先生，今之古君子也。公幸得師，將北上，乃語師曰：「凡授
徒者，必以一人心力，用之一人，無不速成，何不拚力於吾弟，吾子
姑置之？」師曰：「是吾心也。」其季文名日櫟，丁卯領解而去。公喜極曰：
「吾今始可告無過於先人矣。」先公十三年卒，公得訃，由淮一晝夜
歸，乃為營身後事。每每歎息，三弟若不歿，子姪暨孫輩必有成名

者，不言神傷。十餘年如一日也。其待兩從弟，聞一得意事必喜，聞一失意事必憂。兄弟老而彌真，蓋僅見焉。至教子若孫，嚴而有恩，寬而有制。下遠婦孺，莫不知感。雖臧獲無匿情。一門之中，雍雍如也。公篤於親誼，視貧富若一，待少長以禮，人皆樂近。遇事爭先，謂既為至戚，必骨肉視之。其在淮也，自言：「吾不喜得館，喜館此。」諸舅氏皆老，得時相見，遂為長孫聘第五舅氏曾孫女，且曰：「中表親在遠地者，數世後即不相識。吾故續此親，其惓惓於外家如此。」公交友一以誠信，在京十餘年，極朋友之樂。壬子冬，出京復之湖廣，見畢秋帆尚書，畢欲留修書，以卜居未定，不果留。館淮南北者卅餘

年所至必深相契，嘗言自少至老，待友有五事，庶幾近古道，而終不告人以顛末。家固貧，性極揮拓，銀錢到手即散去，若不屑屑謀生者為友謀，又多作長久計。晚年歸里，有老友數人，最契者為中書高君有存。時高君目已瞽，日或再往，不往則使人交錯於道。他若高君庸、斧、仲君正淳、徐君竹鄉、李君渭江，皆數相遇，從性甚脫畧，而終朝晤對，無一失言，深得久敬全交遺意焉。公喜飲不多，能詩文，不存稿，少作有見於友人集中者，反謂：「何必以吾詩災黎棗？」兼能書畫，不常作，病篤時，猶欲畫扇書聯，分贈老友。子若孫固請止，乃已。易晝前數日，作松石小幘，介高君有存六十，且日作小字。

以遺人，見者多以字之精力，無異少年人。病將終，起不知。公五指之瘦，已與筆管等矣。公明醫理，診脉尤準。淮揚名醫多樂與之談，遇疑難症，得公言，間有生者。居常謹疾，今春足微腫，諱不言。及仲夏至跗，自謂不治。子孫固請延醫服藥，精神飲食如常時。每語人曰：吾庚午夏忽現遲脈，即應得此症，年餘脉始復舊。今又十七年矣，何治為！十月六日為次孫成室，新婦以贊見喜甚，作書以謝。翁自言事畢矣。遂日盼長孫歸。十三歸而相見，即命酒一家團聚。每食猶飲半觥。十七始卧不起，日晡忽曰：此刻可算十八日子時。果以是時卒，年七十八。親友來候殮者，無老少皆哭。高君有存於

殮之次日，肩輿至靈前，哭失聲，乃哭歸，歸而猶哭，固高君之情，不
間生死，亦公有以感之也。子紹芸，予庚午分校所得士，丙戌挑知
縣，不就，請改教職，奉公命也。長孫祥芝，乙酉優貢生，予謚其品學
有乃祖風，延以課幼子；次孫祥鑒，邑庠生。公之遊庠也，以丙戌，祥
鑒亦丙戌入學，剛六十年，乃率次孫重謁泮宮，亦盛事也。今祥芝
持行狀匈予作傳，且曰：先祖母見背，吾父即欲請姚姬傳先生作
傳，以吾祖在，必自為行述，恐大傷厥心，故中止。今祖又在殯，敢泣
書事實以請。予猶憶甲戌歲，一見公於淮陰程氏家，覘其言論丰
采，遽謂曰：古有隱於市者，君殆其人與？今讀行述，益信吾言之不

虛矣。遂為之贊曰：「黃山之松，冰雪其容。公之壽考，靈秀所鍾。」冬心在抱，和氣盈胸。行為實行，枝葉重重。方諸古人，信可希蹤。賜進士出身，勅授文林郎。恭遇覃恩，例授奉直大夫。知江蘇蘇州府長洲縣事，加三級。前翰林院庶吉士通家年愚弟文水王錫蒲頓首拜撰。

星采吟草

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止

海陵程應軺星泉著

玄孫程嵩齡敬輯

泰山墩觀落日歌

東風吹城海氣孤，春城一望春模糊。
半山啣翠入滄暝，日落未落山有無。
西郊一逕繚而曲，戰壘蕭蕭響寒玉。
屐痕踏處苔沒階，二月春歸不受綠。
吾聞江海壯南東，珊瑚十丈飛瞳曨。
長繩倒繫爭一綫，紅紫萬狀開心胸。
殘照照水水激盪，回環繚繞屹相向。
城中春樹一千株，頃刻風濤不敢壯。
回眸一瞬烟帆開，波光隱隱天際來。
浪花拍城作人立，似聞萬馬爭喧逐。
人生莫待奄茲逼，壯士功

名等駒隙，及此同遊乘好春。至今人說岳家軍，傷心一樣南枝樹。
獨對蒼茫愁日暮。

送宮十二先生之西江張總戎幕

一棹西風下豫章，相從先執拜河梁。
田無負郭知生計，賦有登樓繫客腸。
八口變殮避海國，半江烟雨渡潯陽。
到來鈴閣鳴秋晚，更紫楓丹似故鄉。

自是將軍非好武，由來從事早知名。
蓮花詩就青油幕，畫角筵開細柳營。
月滿郵亭初攬轡，風生絳帳聽論兵。
鳳毛況得趙宗好，寄取鼙聲達石城。謂研

題畫

煙樹繞柴門，時枕青溪水。
月上半山亭，倒影碧波裡。
秋水一灣初潤，結茅約略三間。
時有幽人閒過，卧看隔岸青山。
雲樹溪亭入望遙，層層綠嶂倚雲霄。
山靈也解幽居意，風送漁歌出小橋。

擬唐人塞下曲

聞道榆關外，秋初霜已霏。
手僵寢脫轡，淚凍不沾衣。
樹影連天白，雲師帶雁飛。
嫖姚親接部，一騎出重圍。

大漠風初勁，孤城咽暮砧。
花飛晴亦雨，峩穿晝常陰。
沙護貂裘重，

山埋虎跡深，腰間看贈劍。一顧值千金。

風急一鷹飢，將軍掃月氐。馬蹄穿落葉，日色冷牙旗。澗響雕弓應，
師行畫角移。昨宵傳校獵，忙煞射雕兒。

宮人研芸以伐木歌見示，中寓今昔之感。余作此以廣其意。
返照入林端，小橋淨煙水。古樹含杖牙，與水為隣里。溪光淡繞門，
詩思鳥聲裏。中有素心朋，坐擁烏皮几。窗開綠四圍，逍遙看爰止。
花落鳴自幽，月上波仍紫。攜卷過西橋，清入詩人耳。以此知樹功，
小擅邱壑美。早起望深林，丁丁胡為爾。當門未剪除，摧殘到芳枳。
假爾居空山，何處尋踪址。可憐失巢禽，御食尚哺子。

補裘

剩有生時線，開箱感慨深。補苴原不易，風雪忽相侵。一夜燈前淚，三更月下砧。夢我詩再讀，寸草暗驚心。

張秋岐坐擁百城圖

稽古之樂寧得此，綠篠叢中供圖史。博物君家說茂先，風流又見張公子。張公家世本瀟湘，翩翩文采參翹翔。購書萬卷竹萬個，手揮麈尾踞匡床。吾聞便腹五經笥，點竄堯典舜典字。其書滿家富且繁，曠懷消盡風塵志。晴窗點檢愛斜曛，蟹眼聲中坐論文。我欲臨風憑寄語，何可一日無此君。

並蒂蘭和宮八

一臺二妙溯當時，曾讀花翁七字詩。
竊取片言聊詠物，同心臭味

不差池。

一臺二妙說吳陵為花田先生贈怒童太史之句

寄懷仲先生松嵐時主北固講院

兩京播翰墨，一席領風流。我敢安樗散，君先動別愁。
地分南北岸，人數往來舟。逸興雲宵上，文星壓潤州。

問字親風雅，人過丁卯橋。江山雙眼豁，詩酒一身饒。
宦久貧如昨，心清道益超。晚潮喧落日，秋色醉金焦。

最美新桃李，春風拜馬融。文章愁耳食，身世懼頭童。
鳥語書聲裡，

風鳴夾岸中，南徐翹首望。何日挂征蓬，

法黃石先生畫懸泉叢樹大幅山水歌

墨花繡結瀛洲水，黃石畫得文章灑。南宗北宗皴法奇，以跡求之形似耳。此卷下筆清而蒼，丹崕劣削飛秋霜。石氣婉艷與水拒，樹杪一落千丈長。主山突作碧頭勢，芙蓉影裡泉聲墜。欹磚黑雨鳴璇琤，扶疎冷月含蒼翠。自記山中苦旱時，先筆淡掃幽林姿。似怪雨師太驕惰，筆補造化人不知。旂原法輝_祖藏卷餘二尺，寶茲手澤如拱璧。此番遠贈來膠西，大都用筆多於墨。賞識無勞逐段看，梧桐夜雨秋蕭瑟。

水榭

小築三間傍水涯，素心惟許白鷗知。
飛雲挾雨晚潮急，疑是西山欲暮時。

影翻殘照城邊樹，簾捲西風晚翠濃。
窗裡畫聲窗外櫓，催開四面看芙蓉。

同張鐵橋游光孝寺口占

古刹橫秋水，老樹餘枯枝。
長空數飛雁，妙香欲動時。

靖海樓秋望

渟江題榜舊名樓，海氣東歸檻外浮。
遠樹隔江排郭裡，飛鴟挾雨

過城頭，風迴瓠子狂瀾息。人坐桐陰夜月秋，一片閒心憑眺處。蒼

烟落日看沙鷗。

黃山雲海夢偏遙，六六峯高拂絳宵。空有松楸懷故里，依然桑梓
滯歸橈。芙蓉秋水新班管，楊柳西風舊板橋。擬約素心二三子，輕
帆同聽浙江潮。時有侍祖父徙新安之意。

西郊古寺

蟬曳西風過佛樓，蒼苔四壁晚烟浮。香廚鳥散餘黃葉，行脚僧歸
坐白頭。屋角有痕燈影瘦，夕陽無語寺門秋。鐘聲催出疎疏柳，廢
塔新添月半鉤。

哭吉娣亡女

七載相依繡閣邊，幾曾舌在冀。余憐聰明見說能妨算，哭汝聰明是幼年。

分甘割味忘年老，嬉笑燈前覓棗梨。最是重聞淒寂處，鱸魚獨聽

五更雞。大父最憐愛女，臨終之頃，猶執手嗚咽，勸之再四，方始釋手。淒涼情況，令予倍愴於懷矣。

功名卅載老京師，猶記臨歧別汝時。執手一言成永訣，當初尚說

是生離。先君北上，女猶送至門外。今先君下世已八閱月矣，痛哉。

海陵東去多邱壠，兩世牛眠路匪遙。學得嬌癡娛地下，荒村風雪

伴淒寥！

於祖父命瘞女側。

不得友人消息

吳江楓冷路漫漫，韋布論交到處難。肯以壯心羈馬足，好將文藻重雞壇。謀生竟比原思病，對客休提范叔寒。翹企北堂頻慰問，嚴冬風雪且加餐。

黃山珍珠菜歌

麻姑擲米墮地皆成珠，黃瀨之產得此間。氣生佳蔬實穎實粒貫纍纍，錫以嘉名其庶乎。細莖碧葉和煙卧，大珠小珠色根株。生長久得石精氣，垂條結幹來天都。日暄雨潤先及此，山下然後攀崕緣磴從誅鋤。故人遺我故鄉味，令我大嚼甘如諧。其名似艷味則

淡何必金鑾玉牕紛襯充庖厨老饕聞此一長喟君之此語毋乃愚幽人自具山林癖暴殄天物非吾徒更有一語引而申安得此珠化為真飢時煮服飽易粟大庇吾鄉哀族無枵腹吁嗟乎吾鄉哀族無枵腹吾將種菜山之麓

淮陰侯賞軍瓶歌

芒碭真人乘雲起誰其佐命淮陽是臣善將兵致兵服一瓶能令一軍喜方其運籌帷幄間旌旗四面開雄壘老兵擁鼻傳刀斗材官長跪進簠簋侯獨投箸而三嘆飲飲庶幾酌我士函闕月落聲蕭蕭牧馬悲鳴爭逆耳雪花如手手皴裂赤日不暖長城紫點檢

瘡痍泣數行，逐北歸來血頻洗。此時環坐關山道，說到家鄉神千里。
飢渴情懷慘不舒，何心再醉纏綿底。宣呼忽聽出轅門，擊砲口授將軍旨。部勒齊聲震巖谷，有似萬馬吸江水。八千子弟何人哉。
飛芻挽粟烽烟裏，此砲遺自幾春秋。斑駁陸離深入髓，夜半疑作戰場聲。
可憐留伴烏皮几，我觀是砲心乍驚。淮陰之賞為恤兵，當時豈盡生還者。
風雨沙場對月明，噫吁嘻。風雨沙場對月明，高齋燈火倒金觥。
君不見田家只有瓦盆盤，年年攜酒醉春耕。

探梅和韓大字治

釀雪天時認後痕，綠蘿一逕入江村。添來詩興忘跬步，數到春歸

冷夢魂，清節有知惟獨賞。暗香無語任黃昏，小橋西去袁安宅。煙

鎖寒流月在門。

寒月

玉宇高寒拂素光，美人遙夜夢偏長。枯松冷挂縣崕石，鐵馬聲嘶
紫塞霜。萬壑清陰開曉鏡，一簾疏影瘦橫塘。青巢已掃蕪天近。
不怕冰輪照戰場。時雨金川奏凱

寒雪

昨夜西風拓漢關，碧天高擁冷青鬟。霜華點染籠晴日，雪霽平分
補斷山。影逐龍沙千里白，夢回巫峽萬峰閒。嵯峨倘作思鄉意，為

渡征鴻帶月還。

寒山

山空冷瘦嶙白骨。一逕蒼茫凍碧苔。殘照疎鐘僧寺遠。平岡枯樹雁聲來。泉穿危磴隨烟落。門對寒流鑿凍開。最是停車捫石坐。滿林黃葉掃層臺。

寒水

楓葉澄潭晚翠濃。半江烟雨冷吳淞。潮喧揚子橋西月。聲渡寒山夜半鐘。鴉影一行迷古堞。^聲澌流百折響雲峰。春來吹暖桃花浪。餘潤從教欲化龍。

提鎮觀兵詩以紀之

雪壓陣雲低，霜華濕馬蹄。軍容迴海氣，廟算惜點黎。
虎帳森旗角，文星肅鼓鼙。是日雨雪移貢院校射棄繻良有願引領玉關西。

嘲凍蠅

乙未十二月十五日

營營何所恃，也近太陽飛。縱被貪饕悞，如他霜雪威。
趨炎隨驥尾，鼓翅戀人衣。拔劍寧須躁，嚴風已透幃。

送灶

年例祀厨門，雲駢達帝闈。家人憑禍福，天意重饗飧。
果餌立時辦，痴聾到處尊。兒童傳好語，爆竹遍江村。

書汪文端公桃花源記小楷冊子後

北窗豁起迎風敞，置身欲向羲皇上。陶泓浴罷量赫蹠，拂素飛毫發遐想。憶昔典午當社屋，寄奴一騎來江曲。殘山剩水景淒涼，細柳新蒲依舊綠。天心不厭詩人窮，淵深朴茂生陶公。難言之言以淡遇，韋柳王儲拜下風。原本應璩鍾嵘語，此論未允吾不許。六朝第一流人物，別有深情寄毫楮。愛菊嗜酒直遊戲，矢志避秦其本旨。幻境闢出桃花源，村落宛然匪形似。夾岸繢紛芳草多，武陵人往將如何。雞犬相隨拔宅去，渡口茫茫空碧波。祇今閒撫謹翁字，曠懷欲向毫端寄。和風暖日方深春，瀰漫添水波淵淪。畢竟桃源